

目摇摇次

中国知青梦..... (员)

大国之魂 (猿)

中国知青梦

以知青的名义(代序)

随着新世纪的临近，“知青”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名词，如同被人遗忘的蒙尘的旧日历。被遗忘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现在的青年仍然只有一种下乡谋生的选择，那倒是中国乃至人类的不幸。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知青”已经成为一种烙印，它刻在我们青春的墓碑上。任何人都要从青年走向中年老年乃至死亡，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在暮色苍茫中，我们会看见遥远的岁月深处飘扬着红卫兵的旗帜，还有无数掩映在荒草丛中的破败墓碑。

那是属于我们的青春标志。

我认为知青是一代人的历史，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否臧评价。其实无论怎样评价，历史都是无从改变的，我们的过去已经凝固，我们不能要求重新活一次。对活着的人来说，活着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幸运，活着就能改变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还苛求什么呢？

1985年我与同伴重返云南边疆，在盈江农场，我们登上山坡，来到十位女知青坟前。当时夕阳西下，到处一片苍凉，我看见女知青的坟墓裂了缝，墓碑斑驳，她们已经在冰凉的泥土下面长眠二十年。这十位女知青，平均年龄不到十七岁，那该是一种怎样美好的芬芳花季啊，可是她们却被一场大火无情地吞噬了。死在睡梦中，沉入黑暗里，成为永远的知青，永远的十七岁。

我朝着她们 ,我的同龄人深深鞠躬。我不知道她们能不能看见我 ,但是我相信她们的眼睛一定是睁开的。那天我对自己说 ,面对死者 ,面对这些永远十七岁的眼睛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 ,还有什么可抱怨 ,你面前还有什么不能跨越的沟沟坎坎呢 ?

我想说 ,珍惜今天吧 ,珍惜你的活着——以知青的名义 !

1996年深秋摇于成都

这是一本属于我们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书。

谨以此书 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谨以此书 献给所有留在昨天和走进今天的同龄人。

——作者题记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引子摇历史的回声

公元一九九一年初春,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为了纪念赴滇支边二十周年,决定在成都举办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提议办展览并热心投入的,大多是当年兵团的知青干部,他们有热情,思想活跃,富有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并对过去那段并不辉煌的历史始终取一种基调昂扬的乐观态度。筹备组成立伊始,第一个议程便是给展览取个总标题。标题如同婴儿的名字,寄托人们对于回顾展乃至历史的全部期待。

议论结果,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
——“青春无悔”。

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我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诗人固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滋养,但是浪漫主义并不等于历史。

一九七一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个惊人的

消息传来：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的女知青，在一个静谧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成都。筹展期间，我们好不容易找来女知青的照片，准备放大展出，以志纪念。不料很快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没有人熟悉她们和能够弄清这些姑娘的姓名简历。我为此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几位死者生前连队的男知青，请他们提供女知青情况。

然而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场面。知青们搔着头皮，相当尴尬地回忆了许久，终于为我凑出了七个半女知青的姓名。

其中那半个只有姓，据说还不大确切。

岁月悠悠，往事如云如烟。在尘封的记忆仓库里搜寻二十年前那些早已淡漠的生活往事乃至人物印象自然是件不大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已经不算年轻，正在或者将要步入人生的中年。我没有理由责备这些忙忙碌碌的同龄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纷繁的现实，包括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激烈的生存竞争的挑战。谁能只靠回忆而不是努力工作来打发短促的人生呢？

但是我又没有理由不为我的同龄人感到由衷的悲哀。

固然我们将跨入人类更加广阔的二十一世纪，跨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但是我们的历史毕竟连接着一九七一年乃至此前此后整整十年的苦难历程。对任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忘掉将来有可能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的种种炫目的桂冠，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个人和整体身上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我由此想到“青春无悔”。

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

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

她们会“无悔”吗？……

出门的时候，知青们脸上全都有了歉疚的表情，有人还认真地说了一些讷讷的话。我理解他们，他们不是对我而是对死者欠了一些什么。但是推而广之，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每个知青是不是都对那些长眠地下的同龄人欠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因为知青而自豪，而无悔，甚至很壮烈地炫耀于后人，但是当我们冷峻地直面共和国历史的尖锐诘问时，我们将怎样注释自己那段并不短暂的众说纷纭的人生经历呢？

感谢社会各界和热心的人们为知青展览人生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我因此也获得一个介入现实生活与周旋于历史之间的必然契机。

一个全面审视与观照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心灵之路的绝好机会。

第一章 摇母 与 子

员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星期日。对于九亿五千万生活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民众来说,这一天注定是个普通而且平静的节假日:机器不再轰鸣,农民卸下担子,机关、学校和部队例行放假。城市大街上熙熙攘攘,商店货物匮乏,食品凭票供应,柜台外面到处可见市民购物的长队。

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在中国古老的首都北京,著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当身着中山服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缓缓步入会议大厅,并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庄严肃立时,一个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重大时刻就此诞生并载入史册。中央工作会议历时三十五天,会议批判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提出和解决了许多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全面的指导思想和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坚实基础。

仅仅三天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这一重大消息在国内外激起的强烈反响几乎可与粉碎“四人帮”相比。

这天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进入意义重

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道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于是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宁静而空旷的天宇下，在云南边疆澜沧江流域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边缘，我们看到这个并不年轻的女知青努力挪动笨重的身体，如同一只顽强的蜗牛在灰带子似的羊肠小道上悄无声息地蠕动。没有人关心她的存在，就如同没有人关心蜗牛的存在一样。在她身后的山路上，她歪歪扭扭的足迹很快就被滚动的山风和飘落的尘埃抹得无影无踪，就像岁月每天都在抹去许多自生自灭的生命痕迹一样。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而那个邪恶的命运之神正在地狱门口朝她微笑。

圆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值班医生成果木正蹲在墙根下同狗一起晒太阳。

成医生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个子男人,年纪大约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出身贫农。成医生原先并不懂医,在部队服役时当过炊事兵,文化程度初小。只是因为后来转业到农场,而农场又被部队军管,才被军代表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然后穿上白大褂治病救人。

由于农场地处偏僻,医卫人员奇缺,作为“再教育”主力军的贫下中农便没有理由不占领这块重要阵地。农场实行公费医疗制度,连队有卫生员,分场设卫生所,农场办医院。卫生所一般配备二三名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大多来自贫下中农并毕业于当地“红医班”,虽然他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基本上接近一知半解,但是他们的存在对于强调思想革命化和反修防修却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赤脚”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公正地说,成果木医生并不是那种善于投机钻营的野心家。他原本是一个纯朴的山里人,手板上长满硬茧,对土地的感情深沉而执着。但是命运无意中改变了他的生活,他那双本来应该握锄把或者掌握插秧机收割机的大手却阴差阳错地拿起了手术刀,尽管他私下承认自己对医学几乎永远没有兴趣和一窍不通。

因此他常常对自己很不满意。

“我宁愿去开荒地,养鸡,养鸭,种果树,干什么都行。谁愿意天天蹲在这里发霉呢?”他有时对病人发牢骚。

“你干吗放着医生不干,偏偏想去吃苦?”别人都不理解。

“我有力气,我才不怕吃苦。”他理直气壮地反驳,“要是上头有政策,让私人养猪种自留地,我马上脱了这身褂子回家去干活儿!”

“那么让我们来换换工作,”有知青逗他,“我来穿白大褂,你去养猪好了。”

“那怎么行!”他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我只是说着玩儿,谁

他娘的愿意替你养猪。”

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劳动致富的平凡愿望看做一个农民儿子始终铭心刻骨的理想之梦，一个当时注定不能实现的遥远而渺茫的人生“乌托邦”。

现在，农民的儿子成果木医生正蹲在墙根下全心全意剔指甲。他已经吃过午饭并且喝了几口酒，肚饱的感觉十分舒服，此时没有病人，所以值班医生感到百无聊赖精神空虚。办公室静悄悄的，分场机关的干部们都下基层连队蹲点去了，卫生所空无一人，只有一条长满疥疮的老狗蹲在他面前，睁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望着他。

就在这时，老狗呜咽起来。医生困难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他看见一个孕妇艰难地登上山坡，小心翼翼地绕过水坑，然后努力挺起那个沉重的大肚子，穿过晒坝向他走来。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做“医院”，正如任何只有执照没有医术的江湖术士都不能被称做“医生”一样。然而红医班毕业的成果木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卫生所的前身是一间旧仓库，原先曾用做榨油和碾米的作坊，因此房梁、墙角和砖缝里到处积满厚厚的尘垢。由于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仓库迁往别处，大房子一分为三，于是七分场就有了卫生所，有了门诊部、药房和手术室。

这里最常见的手术，不外乎替伤者止血清瘀，包扎创口。最大的手术便是接生。

对当地人来说，接生似乎更接近一种动物本能而不是医疗技术，因为自然界的动物都具有自然分娩和繁衍后代的本领。

在中国广大农村,数千年来,没有文化的接生婆尚且用枯槁的双手接下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后代,那么曾经进过红医班又切实占领卫生阵地(上层建筑)的赤脚医生难道有理由不把这种古老的本领发扬光大么?

所以最初那一阵,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产钳、剪刀、止血钳、针头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胶手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降临。

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倒是那个疲惫不堪的产妇很快躺在床上睡着了。医生终于脱掉手套,蹲在屋外抽了几支闷烟。夕阳西下,大田劳动的人们陆续收工回家,伙食团飘出诱人的饭香,胎儿还是没有动静。医生感到肚子咕咕地抗议。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责任感的时候,医生偏偏开始感到厌倦。因为经验告诉他,有的产妇会一连发作好几天,他总不能日日夜夜守在卫生所不回家呀!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就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医生的家距离分场只有二三里路,步行约需一二十分钟。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客观地说,如果这天成医生不是碰见那个经常在一起喝酒的熟人,那个熟人恰恰也没有弄到一瓶在当时相当难得的“泸州大曲”,那么事情也许并不会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是问题偏偏出在:他刚刚走出卫生所不远就被那个熟人迎面撞见并拦住了。

“那天我并没有存心玩忽职守的意思,凭良心说,我对工作

一贯是认真负责的。”十多年后，已经不当医生的蔬菜专业户成果木蹲在农贸集市一隅的菜摊跟前愤愤地说。他头发已经花白，饱经风霜的脸上镂刻着许多深深浅浅的皱纹。“当时大家都去学大寨，就我值班，你来试试，一个人值班，能保证不出一丁点差错么？……我承认我喝了酒，喝酒么，当然……不对的，但是后来那么大的事情，把责任都推到我一人头上，我不服！……”

值班医生成果木竟然一去不复返。

天黑下来，大房子静悄悄的，一盏昏黄的电灯给醒来后呻吟不止的产妇投下一道令人不安的阴影。对于有过迷信传统和文化不高的当地妇女来说，生孩子久生不下绝对是件不吉利的事，何况产妇又是一个城里来的女知青，天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冲犯过什么？于是心惊肉跳的家属大嫂一面让孩子火速去叫值班医生，一面悄悄在手术室门口挂起一束辟邪的臭蒿草来。

晚上九点零五分，也就是值班医生擅自离开卫生所大约两个半小时之后，产妇开始临产。先是羊水破出，疼痛加剧，接着宫口开裂，流血不止，胎儿却迟迟不肯露头。从临床医学的角度讲，这是横位难产的典型症状，必须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家属大嫂并不是医生，她只是凭着生过孩子的女人所拥有的全部经验，不断帮助产妇改变姿势，指导和鼓舞产妇战胜困难。于是仅仅过了十几分钟，胎儿心音便自行消失，产妇脸色苍白，陷入半休克状态。

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

产妇仅仅只来得及无力地挣扎了一阵，就昏迷过去奄奄一息。

直到此时，那个孤立无援吓得半死的家属大嫂才慌慌张张

奔出大房子 ,奔回家属宿舍 ,然后拉警报似的呼起救来。

九时四十五分 ,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 ,胎儿 (男婴)亦未能救活。母子双亡。

十点半钟以后 ,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值班医生。他正人事不省地瘫倒在桌子上 ,酒瓶歪倒在一边 ,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呼噜呼噜欢快的鼾声。

猿

天亮之后 ,女知青死讯传到山上学大寨工地 ,舆论大哗 ,群情激奋。

一个满脸胡茬的男知青在可怕的沉寂中呆立了几秒钟 ,然后猛地扔掉开山锄 ,发疯一般往山下狂奔。他的眼睛凸突 ,脸色铁青 ,仿佛一个听到判决的死囚。他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 ,无论陡险的山路 ,湍急的涧流 ,幽暗恐怖的大森林统统都不能阻挡他的脚步。当他终于跌跌撞撞出现在卫生所门口时 ,已经伤痕遍体 ,头上淌着鲜血 ,衣服被灌木和刺荆撕成碎片。

但是他还是不可原谅地来迟了一步。

人们沉默地让开一条路 ,他终于看见白罩单下面覆盖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年轻的母亲已经超越了在苦难中挣扎的痛苦 ,完成了对漫长人生的无望追求 ,然后好像沉没在暴风雨深处的小船 ,和她的婴儿并排着躺在一张布满裂痕的硬床板上。有人替他拉开罩单。他看见女知青那张苍白而柔和的脸有如圣母般无比宁静光洁 ,而他的儿子 ,那个尚未来得及睁开眼睛便永久地离他而去的幼小生命 ,他弯弯的眼角和长长的睫毛下面竟然凝固着一粒留给父亲的无比委屈的晶亮泪珠。

男知青惨叫一声 ,栽倒在地。

这天黄昏 ,当奔泻千里的澜沧江水呜咽着流经橄榄坝 ,而黯淡无光的落日好像一只涵满母亲鲜血的巨大子宫 ,无比辉煌地昭示着世界万物的时候 ,一个蓬头垢面的男知青就好像一头受伤的狼 ,蹲在江岸边古老的崖石上 ,凄厉地仰天长嚎 ,然后把头碰出许多飞溅的血珠来。